

# 蒼蠅 | 門牙

莫言

2020.12.16

- p.7 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得奔突而出。或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自己爲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
- p.7 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分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
- p.8 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會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 p.8 我是一個在飢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
- p.10 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爲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就各奔前程。
- p.16 老人臨死沒遭一點罪，這也是前世修的。
- p.21 「要下雨嗎？爺爺。」  
「灰雲主雨，黑雲主風。」
- p.24 「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樣，」母親說，「大老遠跑到東北遼，弄回來這麼一棵草，還說，『等星兒回來讓他認認，這是棵什麼草，他學問大。』你認得出嗎？」母親說著把草遞給我。
- p.44 當初就說，能在一起過一天，死了也情願，咱在一起過了多少個一天啦？水大沒不了山，樹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我去看看水。

- p.75 小福子的腮上凝結著溫暖的微笑，我的牙齒焦黃他的牙齒卻雪白，他處處比我漂亮，任何一個細微末節都有力地證明著「好孩子不長命，壞孩子萬萬歲」的真理。
- p.90 現在我還在想，好心不得好報可能是宇宙間的一條普遍規律。你以為是在水深火熱中救人，別人還以為你是在圖財害命呢！我想我從此以後是再也不幹好事了。
- p.162 那人把嘴附到于大身耳上，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
- p.164 女人就是狗，誰餵得好他就跟誰走。
- p.167 一個人一輩子不能死丘在一個行當上，就得常換著。樹挪死，人挪活。
- p.184 怎麼啦，太太，我把你的孩子扔到井裡去了？你趕你的車，我開我的車，咱們是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井水不犯河水。
- p.207 蒼蠅像我們工作站院子裡哪個臭水池子裡的沉渣一樣，攪動起來後，需要時間沉澱，時間就是耐心，耐心是一種人格力量，我們都久經考驗，我們都有點麻木，因此時間也是一種麻木的催化劑，麻木是時間得結晶。
- p.234 痛，只要能忍住第一撥，後邊的都可以忍受；但癢就不同了，癢是一場持續不斷的神經戰，能令人發瘋。
- p.251 這一夜全村裡都響著一種類似鐘表跑動的呱噉聲，大家都忐忑不安，又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一聲巨響。